

闻香 的女孩

[美] 史黛斯·李 —— 著
刘语嫣 —— 译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闻香的女孩

〔美〕史黛斯·李 著

刘语嫣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闻香的女孩 / (美) 史黛斯·李著; 刘语嫣译. —
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8.7
ISBN 978-7-5500-2873-9

I. ①闻… II. ①史… 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21672 号

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14-2018-0106

THE SECRET OF A HEART NOTE by Stacey Lee

Copyright © 2016 by Stacey Lee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Beijing White Horse Time Culture Development Co., Ltd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Children's Books through Bardonia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闻香的女孩 WENXIANG DE NÜHAI

〔美〕史黛斯·李 著 刘语嫣 译

出 版 人	姚雪雪
出 品 人	李国靖
特约监制	陈美珍
责任编辑	游灵通 程 玥
特约策划	程 麒 咸小鱼
特约编辑	咸小鱼
封面设计	46 设计
版式设计	王雨晨 赵梦菲
封面绘图	三 乖
插画绘图	三 乖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	10
字 数	230 千字
版 次	2018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2873-9
定 价	36.00 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8-258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发行电话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

不是我们选择了嗅觉，而是嗅觉选择了我们。

——卡拉，闻香师，1866



万物皆有气味，感情尤其如此。

——穆金，闻香师，162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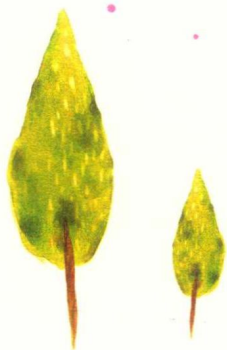


灵药所诉说的答案，你的心早已知晓。

——碧格妮，闻香师，1768

纵使你的小推车被报春花淹没，
也有智者能拦住你陷落的心。

——卡梅丽塔，闻香师，172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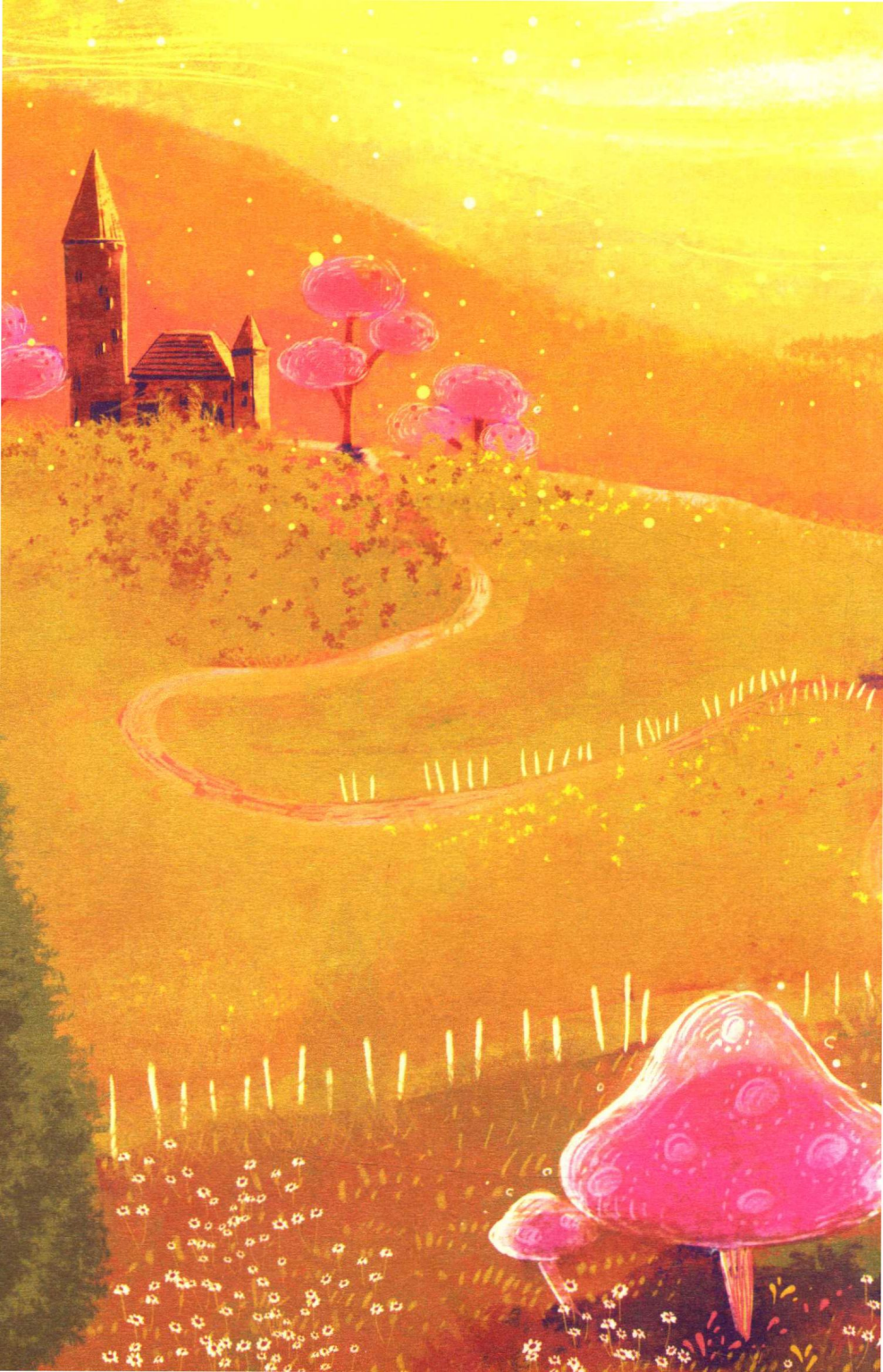


闻香师切记：

织造情爱之网，切莫身陷其中。

——拉克斯博，闻香师，1698









为什么我们和植物有相同的气味？
因为我们享受着同样的水、空气，
同在这个星球上繁衍生息。

——路萨，闻香师，1818



闻香师切记：织造情爱之网，切莫身陷其中。

——拉克斯博，闻香师，1698

第一章

大多数人不知道，“心痛”闻起来像蓝莓。其实不只是蓝莓，但蓝莓是最明显的气味。如果有人散发着蓝莓派似的味道上门来，我和妈妈就会谢客。只有当破碎的心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愈，我们的魔力才能起作用。

妈妈说今天的委托人不是蓝莓味的，所以我也搁下代数作业在工坊帮忙，为委托人的灵药捣些肉桂末。世人将这种药剂称为“爱情魔药”。和传统闻香师只在家里接受传承不同，我能去公立高中学习。只要我能保证完成作为闻香师的职责，我的妈妈也不像其他十五岁女孩的家长那样重视学校功课。

工坊的蓝色大门“砰”地被打开，妈妈走了进来。她一米五的个头，梳着精灵般的短发，一身蓝色的园艺服——牛仔衬衫，牛仔裤，牛仔遮阳帽，像个娇小的蓝色仙子。她只穿蓝色的衣服，不是因为心情忧郁，是因为其他颜色会扰乱她的嗅觉。

“330号委托人刚刚开车到门口，你准备好了吗？”她问我。

“呃，好了。”我有什么准备不好的呢？



妈妈叹了口气，把防晒服的袖子卷下来，遮住纤细的胳膊，“米莱萨，我之前跟你说过，以后你来为男委托人做二级分析。”

“好的。”那么今天的客人是男性了？妈妈一直负责初步气味分析，她希望我能为男性委托人做二级气味分析，因为他们的气味印记不像女性的那么复杂。我可不敢告诉她我还没看这位客人的申请表。经历了七节闻香师课程，我发现闻香师的任务比我想象的重多了。要是妈妈知道我没跟上，我就得和高中生活说再见了——我才上了两个月不到的高中！

“十点到院子里来。”妈妈说完这句话，又“砰”地关上门出去了。

我又继续研磨了好几下，肉桂的香味在整个香水工坊中弥漫开来。这剂辛辣的原料唯一没能盖过去的是我们的镇店之宝——

“莱拉的牺牲”，是一株兰花。当它绽放出三片形状完美的花瓣，那仿佛成熟柑橘的气味极其浓烈，哪怕隔着玻璃柜，也能淹没其他一切气味。

我把磨好的粉末倒进一罐酒精里，接着把这罐混合物搁在了药剂架子上，就放在丁香和豆蔻之间。豆蔻剩得差不多了，我应该整理一下库存记录，好让妈妈去采购，但这件事先放放吧。已经拖了一个月了，再拖一会儿也无妨。

工坊门外是我们的院子，笼罩在两棵树的阴影下。一棵是依兰树，散发着香蕉似的甜蜜香气，另一棵是肉豆蔻树，闻着像蛋奶酒。哪怕是北加州很罕见的植物，也能在我们的花园里茁壮成长。这块三英亩的花园像画家的调色盘，我们的工坊就在手指孔的位置。

我坐在院子里的柚木长凳上，委托人还没到，但他的气味已经钻进我的鼻子里。我闭上眼，这还不是完整的气味印记，周围

的气味随着他的接近，还在逐渐加深。最先变得明晰的是前调：苔藓、刺山柑和南瓜子，充满大地气息的浓郁印记。奇怪，闻上去有点熟悉。

我睁开眼，看到了弗里德里克先生——我的代数老师？！

我吓得蹦了起来，旧金山湾区住着两百万单身的人，总共也有七百五十万人，怎么就碰上了我的老师？

在我们家的房子到工坊的这段路上，我看到弗里德里克老师的身影和反光的头顶，他正跟我妈妈一起走过来。他穿着今天上课时穿的那件格子毛衫，脸庞就像他那条熨得一丝不苟的裤子那样，没有一丝褶皱，看不出他已经五十多岁了。

等他俩走到院子里的树荫下，我努力平稳着呼吸，尽管还是瞒不住妈妈，她能闻到我的惊讶。我看到她琥珀色的眼睛眯了起来——她知道我压根儿没提前看申请表了。

“弗里德里克老师，您好！”我欢快地说，“您请坐。”

“你好。”老师的声线醇厚，很难让人不产生好感。

他在长凳上落座，我和妈妈坐在他对面。他一个接一个地按着手指关节，上周讲多项式因式分解的时候他也做了这个动作。他一边按着一边说：“米莱萨，我也不想让情况变得很尴尬。要是你不太想参与的话，不用勉强，我能理解。”

“不勉强，弗里德里克先生。”妈妈抢在我之前回答，我紧张得脚趾在皮质凉鞋里蜷缩起来，“我们非常欢迎您的光顾，我可以保证，米莱萨不会利用这个过程的任何信息。您知道，我们有着最严格的职业道德。”

我皱了皱眉。在我们闻香师的古老道德守则里，有一条是：闻香师依自身天赋所调制的灵药永远不可用于牟取私利，只可用于改善社会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工作不会收取费用。然而这条规





则的表述很模糊，在这个定义的灰色地带，某些闻香师会自己任意定义“私利”。

“我和米茉萨已经决定了，到这学期末的代数课她都不再参加。”

“什——？”我还没有喊出质疑，妈妈就用凛冽的眼神制止了我。我花了三年时间自学数学，以求在上学后能跟上代数课。更何况，弗里德里克先生是唯一一个看到我的时候不会受到惊吓的老师。

我紧咬嘴唇，但我的愤怒带着烧焦轮胎的气味，让四周的空气凝滞。

弗里德里克老师拉了拉领子，说：“我觉得这样不太好吧。”

“我向您保证，米茉萨对待闻香师的工作就跟我一样认真。对吗，米茉？”妈妈伸手压住了我的膝盖，不然我可能要跳起来反对了，“米茉的日程表很紧，她是个聪明的孩子，下学期她一定能跟上代数课的。”

弗里德里克老师担忧地看了看我，我尽力扯出一个微笑。如果这时候我让妈妈丢了面子，我可能这辈子都别想上代数课了，现在我只能配合着她说：“我没问题的。”

“那么咱们继续吧，好吗？”妈妈转过头看向我，“米茉？”

“很高兴您选择我们野玫瑰工坊作为您的感情助力。”我背诵着妈妈要求的推销说辞，对所有委托人都是这一套，尽管我们是世界上仅有的闻香师了，布芮妮姨妈除外——她在十九岁的时候失去了嗅觉，“我们调制的灵药中的所有成分都是天然植物，无人工添加剂。原料基本来源于工坊花园种植，其他来自有机产品或野外采集。”

弗里德里克老师点点头，“好的，太好了，要知道我一直都

在支持减少碳排放的行为，我开的普锐斯是混合动力车。”

“您现在单身，对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是的，我已经七年没有约过会了。”

妈妈小巧玲珑的鼻尖动了动。这是会面中很关键的一环。如果委托人说谎了，闻上去就像白蜡、酸模混合的味道，色调昏黄，也像是擦过脏污硬币的汗湿掌心的味道。在妈妈的鼻子里，谎言的味道就像普通人闻到臭鱼那样明显。至于我自己的鼻子，看上去像是把妈妈的鼻子拿镊子拉长了点，又在鼻梁上恶作剧似的拽出一点额外的弧度。我的鼻子目前还没有捕捉到什么不安分的气味分子，当然，这方面还是妈妈更专业。

妈妈其实可以等到明年夏天再接下弗里德里克老师的委托，我们的申请列表里还有一长串委托人，我记得上回查看的时候，得有六百多个孤独的人等待帮助。

妈妈冲着我抬了抬纤细的眉毛，然后往弗里德里克老师的方向偏了偏头，示意我接着走程序。

“您能不能讲讲，关于那位——”我没提前看申请表，不知道老师目标对象的名字。

“索菲亚。”妈妈补充。

“我很乐意。”老师笑了，生机勃勃的三色堇的甜蜜香气从他的领口飘了出来，泄露爱慕的心情，他真的陷得很深，“你们可能已经知道了，她有一点洁癖，但我就爱她这一点。”

我怎么会知道她有洁癖？

“她还很聪慧，太显而易见了。”

他看着我，等着我附和他。我打了个激灵，感觉就像在云层遮住太阳时经历了温度的骤降，我确实应该提前看看申请书。

“她读完了我们的图书馆里所有的书，那可真是相当大的阅



读量。”他继续说。我们的图书馆，就是我们圣瓜达卢普高中的图书馆。

“您是说迪卡洛小姐？”我问。

弗里德里克老师清了清嗓子，又抻了抻毛衫袖口，“嗯，是的。”

我可从来没想过，弗里德里克老师能和我们的图书管理员小姐成为一对。老师是个数学奇才，听爵士乐，有着燕麦和蜂蜜混合的气息。尽管经常穿得很时髦，他却给人一种闲适的感觉。而迪卡洛小姐，身形娇小，头发火红，总是买一大堆消毒洗手液，可能连睡觉的时候都穿着商务便装。但是他们俩也不是不可能，毕竟都已经人到中年，都喜欢用些复杂高端的词语，而且神态姿势都很精神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他们的气味并不冲突。

老师看向我妈妈，“天哪，对不起，我还以为——”

妈妈的脸颊因为对我的恼怒而微微泛红，她的目光像研磨用的杵，看着我的时候几乎把我碾碎，“您不用道歉，是米莱没时间提前看档案。”妈妈说话的时候，烧焦轮胎的气味也从她的领口散发出来，刺激着我的鼻孔。我突然觉得柚木长凳硬得让人难以忍受，如坐针毡，我的屁股在柚木长凳上来来回回地挪动。

图书管理员是这次的对象目标，那么之后怎么办？妈妈会禁止我去图书馆借书吗？太搞笑了。

“她也单身，对吗？”妈妈继续走提问的流程。

“千真万确，她还没结过婚。”老师回答。

妈妈用鞋尖点了点我的脚，然后隐蔽地示意自己的鼻子，用鼻孔吸着气。我看到她额头上的青筋开始抽动，她对我很生气，我对她也一样，但我可不能表现出来。于是，我集中精力在眼前的任务上：辨别弗里德里克先生的气味印记。妈妈只需要快速地

